

香格里拉的傳奇

舞台劇劇本第二名 劉敏之

演員表

黛娜：三十來歲，逃亡香港的風塵女郎，受過中等教育，相當世故，仍以交際花身分周旋於投機商人與失意政客之間。

胡媽：四十左右，逃亡香港的難民，忠厚老實，現為黛娜僱用的女傭。

胡繼先：二十來歲，胡媽之子，流落調景嶺的失學青年，以打工謀生，尚能力爭上游。

林小萍：十七、八歲，偕父偷渡來香港之少女，不幸父死於偷渡河中。其老家與胡媽為鄰，也是胡繼先青梅竹馬的玩伴。

傅白萬：五十左右的老香港，現與黛娜同居，為一手腕靈活，腦滿腸肥的投機商人。

沈士遙：四十來歲，仗仗小聰明會經活躍政壇，來香港後，仍舊周旋在女人與過氣政客之間的投機分子。

柳綺：三十來歲，類似黛娜型的交際花。

楊倩：三十來歲，類似黛娜型的交際花。

于天志：七十以上高齡，曾任某部隊的總司令，過氣而不服氣的糟老頭。

李子虛：六十左右，熱衷名利，過去是小有名氣的學者，在一群投機分子當中，經常以智多星的謀士姿態出現。

傅太太：四十左右，傅百萬之妻，粧扮得珠光寶氣，俗不可耐，嗓門特大，凶悍如虎。

傅阿貴：二十來歲，傅百萬之子。

文雄青：二十多歲，逃亡調景嶺的青年學生。

方淑貞：十七、八歲，逃亡調景嶺的失學少女。

夏浩然：六十多歲，我國知名學者，曾任大學校長多年，守正不阿，在逆流中屹立不搖，奇身調景嶺苦心營救逃亡的知識青年，為中華文化的薪火相傳而鞠躬盡瘁。

△以上劇中人均為本劇一至三幕中的演出年齡，第四幕與一至三幕時間上相差三十年左右，劇中的黛娜，胡繼先，林小萍，傅阿貴等人在第四幕出現時，均已變成五十歲以上的中年人了。
胡竹珠：十六、七歲，胡繼先之女，在台灣出生，僅在第四幕中出現。



劉敏之

民國9年7月12日生

湖北省廣濟縣

中央軍校、中央警校畢業

經歷／

中下級軍官、警官、高

中高職國文教員。

現職／

新竹縣警察局簡待局員

曾發表之作品／

①地方劇「文公復國」

「父子英雄傳」獲台灣省

教育廳佳作獎。②舞台

劇「綠色的煩惱」獲七十

年文藝創作獎第二名。

七十年代」獲中央文工

會四位七十一年佳作獎

。

③電視劇州多種，其中「榕樹的春天」獲六十九年文藝創作獎第一名
④廣播劇已播出者近兩百多種。⑤專欄雜文「民警之間」六十年八月出版為大眾徵信叢書之一。

此外尚有女服務員，伙計，男女參觀者，演出時均可酌情派演。

——舞台配樂——

△劇名「香格里拉的傳奇」，一至三幕請以民國三十年代出品電影「鶯飛人間」其中主要插曲「香格里拉」作為本劇舞台配樂。

△本劇第四幕則改用目前流行之「美麗的寶島」與「台灣好」作為配樂。

第一幕

時間：

△中華民國四十年前後的某一天。

地點：

△香港——神州浩劫中人們所嚮往的「香格里拉」。

佈景：

△高級住宅區的豪華公寓，現在是名女人的香閨。

△佈置漂亮的大客廳，以特製大酒櫥配合珠串流蘇為簾幕，間隔後面的小套房，隱約中可以看到小套房擺設的桌椅、燈光。客廳右側設有大型彩色絲絨沙發、茶几，左側放置古色古香的餐桌，幾張精緻座椅，桌上花瓶中插有一束紅色玫瑰花，四周配以粉紅色調的裝潢，豪華富麗之中總令人有一種俗不可耐的暴發戶感覺。

幕啓：

△女主人黛娜打扮得珠光寶氣，歪躺在右側的沙發上，正在用一套小巧的工具，低頭仔細修整自己塗滿蔻丹的指甲，不時伸手出來自我欣賞一番。

△簾幕內不時有男女嬉笑聲，麻將牌洗疊拍打聲。隱約中可以看到幾位裝扮入時的男女，興高采烈的圍坐一起，雀戰方酣。

△女傭胡媽手持洗擦用具，站在左側的餐桌前，攔住一男一女兩位年輕人在講話。

△男的胡繼先，是胡媽的兒子，年約二十來歲，穿著舊港衫，長褲破鞋，身體健壯，似乎是一位做粗活的工人。

△女的林小萍，十七、八歲，穿了一套藍色不合身的舊中山服，衣褲上似乎還有兩處縫補的痕跡

，不過洗燙得非常乾淨。短襪布鞋，面容蒼白。驚疑的一雙大眼，不時偷望客廳四周，與女主人黛娜時髦華麗的化裝衣著，恰好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照。

△胡繼先拉林小萍向胡媽介紹。

繼先：媽，這是林大叔的女兒林小萍，你還認不認識她？

啊，比兩年前長得高多了呀！

胡媽：（有點驚訝。）啊，你？你就是萍萍？長高多了，我幾乎認不出來了。哦，你怎麼會一個人逃出來了呀？

小萍：我，我是跟我爸爸一起逃出來的。

胡媽：林大叔呢？他在哪兒？

小萍：（邊說邊拭擦眼淚。）我跟我爸爸在夜晚偷渡一條小河的時候，被解放軍的哨兵發覺，就是一陣亂槍，我爸爸，他，他就不知道到哪兒去了！也許，也許，啊，我真的不敢再想下去了。

胡媽：（歎氣。）唉，真是造孽！林大叔他，他是個好人呀！

繼先：媽，別提這件事了。小萍還算運氣好，跟隨一群沒有飯票的難民，在調景嶺克難橋那兒，剛巧碰見了我，知道媽在這兒工作，高興得不得了，所以特地帶她來看媽。

胡媽：好，好，來了就好。（轉頭看看黛娜。）哦，萍萍，真不湊巧，小新家今天有客人，我實在抽不出工夫來陪你了。

繼先：媽，小萍是冒險偷渡來的，整天提心吊膽，就怕給差館逮住，那是要遞解出境的呀！

胡媽：那有什麼辦法？我看，只好暫時在你那兒躲藏一下，碰碰運氣罷。

繼先：是嘛，我想在我們住的地方，用木板油紙再搭一小間，讓小萍暫時有個藏身的地方。媽，你看怎麼樣？

胡媽：嗯，暫時也只好這樣了。（摸摸口袋，搖頭，再轉身至黛娜旁邊央求。）小姐，能不能再借給我半個月工錢？

黛娜：（不太樂意。）這個月的工錢，不是早借給你了吗？還想借？

胡媽：（苦笑。）小姐，逃到香港來的熟人太多啦，我不能眼看著他們餓肚子呀！

黛娜：啊，逃出來的難民這麼多，你能救得了呀？（看了看林小萍。）這位小姐兒長得滿不錯嘛！（上前仔細打量了一下。）嗯，不錯，年輕就是本錢！打扮打扮，夠條件，夠條件。

△林小萍低頭閃避至胡繼先背後。

胡媽：是呀，可憐的孩子！（拉林小萍到自己懷裏。）萍萍，可憐的孩子，我不能不管呀！

黛娜：胡媽，你借錢就是爲了她？（轉身找出小皮包，從皮包中找出一疊港幣給胡媽。）好罷，我這我這兒有兩百元，叫她先拿去，打扮打扮再來找我，也許我還可以替她介紹一個賺錢的工

作。

△胡繼先挺身攔住胡媽接受黛娜的港幣。

繼先：（正氣凜然。）謝啦！請你把錢收回去！媽，小萍不能用她的錢！我跟小萍還年輕，我做小工，敲石頭，小萍糊火柴盒，檢破爛，相信在香港不至於挨餓！（轉身招呼林小萍。）

小萍，我媽你也已經看過了，我們走，我們走。

△胡媽楞在那兒，眼看著胡繼先拉扯林小萍逕自走了。

△黛娜把手上的鈔票揮了揮，輕蔑的哼了哼，然後再把鈔票藏入小皮包內。

黛娜：哼！窮骨頭，嘴巴挺硬的！

△胡媽只好陪笑著向黛娜道歉。

胡媽：對不起，小姐，別理他！年輕人嘛，不知道天高地厚！

黛娜：哼，笑話，我還會跟他們一般見識？好啦，時候不早啦，時候不早啦，你忙你的去罷。

△黛娜吩咐胡媽之後，收拾一下整修指甲工具，看看客廳四周，再到餐桌前調整花瓶中的玫瑰花。

△肥頭胖耳的傅白萬西裝筆挺，悄悄掀開簾幕走出，站在黛娜背後，得意的揮揮身上衣飾，摸了摸頸口的領結，再掏出小梳子理理油光光頭髮，自覺滿意的擺出帥氣十足的架勢。

△胡媽忙著拭擦整理酒櫥中的擺飾雜物。

△簾幕內仍舊傳出男女的嬉笑聲，熱鬧的麻將牌聲。

△傅白萬看了看手錶，輕薄的笑著上前攬住黛娜，指著她手上的玫瑰花搭訕。

白萬：忙完了沒有？黛娜，你看，這幾朵花兒，是不是跟你一樣的漂亮？

△黛娜嬌笑著，指指簾後，推開了傅白萬。

黛娜：真是老不羞！放莊重一點嘛，那邊還有客人哩！

白萬：哎喲，他們正在熱戰的當中，勾心鬥角，緊張得自顧不暇，哪兒還有工夫來偷看我們呀？

黛娜：（向胡媽嘟嘴示意。）胡媽還在這兒！

白萬：（一臉淫笑。）嘻嘻，胡媽是自家入嘛。（伸手接過黛娜的玫瑰花，胡亂插入瓶中。）黛

娜，時間還早嘛，坐下來休息休息，萬一把我的心肝寶貝兒累壞了，那可不算呀！

黛娜：又來了！你的心肝寶貝兒多著哩！

△傅白萬強擁黛娜雙雙坐在右邊的沙發上。

白萬：哎喲，心肝寶貝兒，我心裡頭真的只有你呀！看，這麼漂亮的房子，這麼精緻的家具，一切一切，都是爲了你。呀！

黛娜：（撒嬌。）哼，我才不希罕！花幾個臭錢，就想把我關在這兒呀？

白萬：誰說的？這叫做金屋藏嬌呀！

黛娜：金屋藏嬌？藏你媽個鬼！我問你，在這些些朋友的面前，我算老幾？

白萬：哎喲，大家誰不知道，你是我的愛人呀！

黛娜：看你不出，居然學會了共產黨的那一套！愛人？住在淺水灣那位又矮又胖的紅辣椒，那才是你害怕的愛人！

白萬：（掩耳搖頭。）別提啦，煞風景！煞風景！（得意的指簾幕內面。）黛娜，你看，今天我請了這麼多的朋友，還不是爲了捧你？哦，今天來的，可都是有頭有臉的人囉，到時候一定要特別特別的好好招待！

黛娜：好好招待？難道說要老娘陪他們上床不成？

白萬：這是什麼話？你已經是我的人了，誰敢動你的腦筋呀？不過，在商言商，能夠招攬到美援物資，大賺他們幾票的話，也未嘗不可以叫柳綺、楊倩她們，多下一點工夫呀！……

△簾幕內女聲大喊：傅老闆，傅白萬，不行啦，快點來呀！快點來呀！

△沈士遙滿面詔笑的掀開簾幕，走了出來。

士遙：嗨，傅老闆，柳綺小姐的手風不好，已經快輪脫底啦！

白萬：什麼？柳綺她，她快輪脫底了？

士遙：是呀，你聽到沒有？她在喊你呀。

白萬：沈委員，柳綺小姐手風不好，你幹嗎不替她代打幾牌？調調手風？

士遙：（詔笑。）嘻嘻，我？我這個窮委員怎麼行呀？小姐們相信的是你這位財神爺，大老闆嘛！（上前強拉傅白萬。）快去快去，她喊的是你呀！

白萬：（看了看黛娜。）這，這……

黛娜：（笑著看了看手錶。）好啦，你去罷，時間還早，別讓柳綺脫光了，那才不好看！（向內大喊。）柳綺，放心啦，財神爺馬上就來，決不會叫你脫光出來洋相啦！

△簾幕內女聲笑叫著：快呀，財神爺快來救命呀！

△傅白萬做出一付無可奈何的神情，向黛娜繙眉眨眼示意，然後走了進去。

△沈士遙招呼傅白萬進入簾幕後，立即轉身過來，笑著挨近黛娜旁邊坐下。

△黛娜以眼色制止沈士遙不可過分輕率，並嘟嘴示意胡媽尚在客廳。

△沈士遙機伶的看看胡媽，然後在身上摸出幾張鈔票，上前找胡媽搭訕。

士遙：別忙嘛，胡媽，時間還早得很哩。哦，我忘了帶紙烟，麻煩你去給我買兩包紅吉士，或者是駱駝牌紙烟，好不好？

胡媽：（指茶几上紙烟。）家裡不是有紙烟嗎？

士遙：那是三五，英國烟。我一向抽慣了美國烟，錢在這兒，麻煩你去給我買兩包就好。哦，多的錢就不必找還給我了。

△胡媽接過鈔票，看看黛娜正在若有所思的抽著烟，忽然明白過來，馬上告退。

胡媽：哦，哦，謝謝沈委員，謝謝沈委員。

△沈士遙見胡媽已走，立即嬉皮笑臉緊挨黛娜坐下，順手接過她手上的烟，深深抽了一口，悠然的吐著一縷縷的烟圈。

△黛娜笑著示意沈士遙不可過分放肆。

黛娜：小心點嘛！死相！

士遙：放心，我是幹什麼來的？當然不會擋住小姐們的財路呀！

黛娜：小沈，我問你，今天幹嗎要在我這兒大請客？是不是你的安排？

士遙：（得意的自我吹噓。）哼，不是我，誰還有這種本領？黛娜，老實告訴你，這是一次極不尋常的大聚會，你應該感到特別特別的光榮呀！

黛娜：我應該感到特別特別的光榮？哎喲，沈委員，像你們這一幫逃亡到香港來的失意政客，也不過只是憑搜括來的黃金美鈔，泡泡妞兒，找找老娘們開開心罷了，還有什麼光榮呀？

士遙：看你，說得多麼難聽呀？告訴你，這一次請客可大不相同囉！

黛娜：泡妞兒，玩女人，狂嫖濫賭，還有什麼大不相同嘛？

士遙：當然是大不相同！就拿在內面打牌的兩位老傢伙來講罷，一位是學術界的權威，國際知名的大學教授！另外一位，更是民國初年赫赫有名的老將軍，總司令！多少軍政界的領袖人物，談起關係來，說不定都是他的部下。

黛娜：哎喲，我知道。都是些過了氣的老傢伙嘛，還成得了什麼氣候呀？

士遙：啊，現在不一樣囉。時勢造英雄，運氣來了，也許正是他們揚眉吐氣的好機會呀。

黛娜：好機會？該不是自我陶醉吧？

士遙：誰說的？機會太好啦！坦白講，我們國內的政局，一向都有美國佬在背後操縱。如果沒有史迪威、馬歇爾、司徒雷登這幫在幫忙共產黨，什麼組織聯合政府囉，什麼和談停戰囉，抗戰勝利以後的國民政府哪兒會跨台呀？前些時美國國務院又發表了白皮書，把責任推脫得一乾二淨。誰知道毛澤東不但不領情，反而參加韓戰，重重的打了美國佬一個耳光！……

黛娜：（插口。）好，打得好！該打！該打！

士遙：是嘛，所以美國又派了一位巡迴大使到遠東來，公開招待記者，說是希望中國出現什麼第三勢力！有位張教授在美國寫了一本「中國的第三勢力」，因而也成了本年度的暢銷書！

黛娜：哦，我明白了，你們是在商量組織什麼第三勢力，是不是？

士遙：是呀，我們今天請的主要貴賓，就是賈河清博士，他是美國巡迴大使吉普塞的同學，也是這兒跟巡迴最先見面的中國人，所以我們……

黛娜：（插口。）奇怪！這是你們玩政治所變的戲法嘛，幹嗎咱們老傅也插進來一脚呀？

士遙：哎喲，這也是生意經呀！花花綠綠的美鈔誰不愛呀？傅老闆的算盤最精，談成了，美鈔滾滾而來，這是一本萬利的大生意呀！（故作神秘。）不過，還有一點，這，這也是最重要的關鍵！

黛娜：又來了，別賣關子，快說呀。

士遙：（輕薄的擁住黛娜腰肢。）這件事，能不能進行順利，還得靠你們幾位小姐的大力支援囉

黛娜：（嬌笑著推開沈士遙。）哎喲，干我們什麼事呀？

士遙：關係可大哩！聽說那位賈博士跟我一樣，也是當代的風流人物，喜歡這個調調兒。所以，所以……

黛娜：（插口。）所以才安排在我這兒，還要我找柳綺、楊倩她們，是不是？

士遙：是呀，就是這個意思呀。

黛娜：對了，剛才老傅隱隱約約的也跟我談到過。可是，我們這一幫姊妹淘，對你們什麼第三勢力，沒有多大興趣。

士遙：對花花綠綠的美鈔，難道也沒有興趣？

黛娜：美鈔？當然有興趣！小沈，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此時此地，我們出賣青春，你們搞第三勢力，其目的還不是想撈一筆？親兄弟，明算帳，總得先開出一個價碼來，我才好向柳綺他們有交待呀。

士遙：（囁嚅的。）這，這，難道說傅老闖他，他沒有跟你講清楚呀？

黛娜：哎喲，那隻老狐狸門檻可精！不說別的，就拿這間房子來說罷，講好過戶給我的，到現在還是拖拖拉拉，想起來老娘就生氣！

士遙：怕什麼呀？你不是已經搬進來了嗎？

黛娜：哼，諒他也翻不過老娘的手掌心！不過，柳綺跟楊倩嘛！你們總得先開出一個價碼來呀！

△柳綺悄悄掀開簾幕走出，輕輕咳嗽了一聲，笑著向沈士遙，黛娜示意，指指簾幕內面。二人點頭會意，立即站了起來。

△傅白萬招呼于天志、李子虛、楊倩等人，從簾幕內一擁而出。

白萬：好啦好啦，時間也差不多啦，請于老總、李教授大家到客廳休息休息罷。

△沈士遙急忙上前安排于天志、李子虛座位。二人矜持的點頭哼了哼，毫不客氣的坐下。

△黛娜同時也上前招呼柳綺、楊倩一起坐下。

△傅白萬順手將茶几上的三五烟分給大家，沈士遙馬上掏出打火機，一一爲之打火點燃。

柳綺：真糟糕！調手的還是不靈光，輸得快脫底啦！

黛娜：（笑著打趣。）沒關係，交際麻將，還怕沒有冤大頭認帳呀？

楊倩：牌局還要不要繼續下去？我可是贏了不少囉！

黛娜：誰知道？（招呼傅白萬。）嗨，老傅，剛才的牌局還要不要繼續下去？

白萬：不行不行，客人快來啦，有些問題還得跟于老總大家商量商量，牌局只好到此爲止啦。

楊倩：我是大贏家，究竟跟誰結帳嘛？

白萬：放心，我是東家，一切由我作東。黛娜，胡媽呢？麻煩你喊胡媽去收拾收拾，回頭把酒席也安排在那間屋子裡好了。

黛娜：好。（大聲喊。）胡媽，胡媽。

△胡媽從另側邊回答邊跑出來，隨同黛娜入內收拾。

△柳綺看看手錶，輕扯沈士遙衣袖。

柳綺：沈委員，時間還早嘛，要不要進去再加兩圈？過一過癮？

楊倩：（笑著插口。）好哇，我今天的手風好順啊，說不定還可以多撈一點哩！

士遙：現在不行啦，我還得跟于老總、李教授談正經事。好了，小姐們不必客氣，請進去清理清

理戰場吧！

楊倩：好罷，我們去點點籌碼，回頭再跟他們算帳。

△楊倩也拉著柳綺一起走了進去。

士遙：（看了看，點頭笑著。）好了好了，小姐們都進去了，現在我們可以談談正經事了。

白萬：好。今天承蒙于老總、李教授光臨寒舍，並且指定在寒舍招待美國巡迴大使的好朋友，真是光榮之至！光榮之至！我是生意人，對政治這玩意兒可以說是一竅不通，不過，不過在商言商，如果能夠在韓戰的打打談談當中，照顧我幾筆戰略物資，或者是美援的熱門生意……

士遙：（縐眉阻止傅白萬，插口打斷。）傅老闖，不要老談你的生意呀！李教授跟于老總還要討論更重要的大事。哦，我們先請于老總對這一次巡迴大使的來臨，除了前天在快活谷章公館所談的，組織自由民主大同盟的構想之外，今天好不容易請到了賈河清博士，是不是還有別的高見？必須跟賈博士溝通溝通？

天志：是呀，今天是很重要的宴會，怎麼章大帥不來了？士遙兄，這，這不大好吧？

子虛：這不能怪士遙兄。我們章大帥向來以道學先生自居，那位章夫人更是惹不起。像這種有小姐的風月場合，避之惟恐不及，誰還敢請他呀！

天志：啊，今天是什麼時代？還能板起面孔講究道學？

士遙：是呀，所以于老總才是孟子所說的聖之時者呀！

天志：（得意的笑了。）算了罷，我是落了伍的老兵，不是聖人。

子虛：老兵不死！老兵還是有號召的力量呀！

天志：好啦，別恭維我了。李教授，你是有名的智多星，還是聽聽你的意見。

子虛：好罷。據我從關係方面得到的消息，美國國務院不但派出巡迴大使吉普塞到遠東訪問，聽說情報單位也秘密派遣了哈德門代表到香港來，足以證明美國當局對我們第三勢力的重視！

士遙：啊，美國情報單位也有人來呀？

子虛：對了，所以說嘛，這時候正是我們的大好機會。因此，我們爭取美援，必須打鐵趁熱，馬上著手。最重要的，我們提供賈河清博士轉交吉普塞大使的書面資料，務必邀請各界知名人士簽署，以虛張聲勢，除了斥責毛澤東的獨裁暴政之外，更應附合白皮書上美國國務院的意見，嚴格批評過去政府的失敗，這樣才能表現出我們是真正的第三勢力，也是值得他大力支援的新生力量。

士遙：是呀，目前同意簽署的發起人，有北洋時代的老外交家、國際知名的學者、黨魁，還有比毛澤東資格更老的共產黨老幹部，再加上章大帥，在座的于老總，我看，分量是足夠了！

天志：（點頭自讚。）嗯，分量夠，夠，不過，似乎也應該把隱居在美國的代總統加進去，不是更夠分量？

子虛：我們也考慮過了。不過，有人認為他擔任過國民政府的實際責任，似乎是不太合適。

天志：話是沒錯。不過，畢竟他爲了促成這一勢力，在暗中也是出錢出力最多的人呀。

士遙：于老總，他是你的老部下，我們也經常聯繫，只要你出面簽署，我可以保證他是百分之百的支持。

天志：那就好，那就好。還有，這一次書面建議，我們似乎應該提出一些具體有效的作法出來，否則的話，就算吉普塞支持我們，美援也不會憑空從天上掉下來嘛。

子虛：關於這方面，我們早已有了好多種腹案，必須先看看美國佬的反應如何，然後在適當的時候提出適當的腹案，才不至於碰釘子。

天志：（點頭讚揚。）高！高！深謀遠慮，不打沒有把握的仗！

士遙：于老總，其實有許多未雨綢繆的工作，我們都在做，而且很有成效。尤其是在文化宣傳方面，我們出版了民主陣線，獨立論壇，前途，大道，還有好多好多種刊物，一窩風鼓吹第三勢力，熱鬧得很！

天志：我知道，這些都是書生論政，偏重理論方面的。

子虛：對了，現在印度講學的張教授有信給我，他建議從培養幹部著手，計畫在新加坡或者是印尼一帶，創辦一所海外大學，爲我們培養新的幹部。

天志：長程目標，看得遠，當然很好。不過，也許緩不濟急，毛澤東有了小米，三八步槍才能造反鬥爭，奪取政權！在這一方面，我們似乎，似乎……

士遙：（插口。）是呀，所以才擁護于老總出山的呀！再說，還有章大帥這一張王牌嘛。據可靠的情報，中共大部份的軍隊都北調抗美援朝，現在西南的雲貴邊區，東南沿海的山地，到處都有不少的游擊部隊，目前最缺的是武器彈藥，還有統一的領導指揮。這些反毛的游擊隊，大部份不都是你們兩位的老部下？只要能爭取到美援，到時候我們也不愁沒有槍桿子做本錢嘛！

白萬：（拍手。）對啦！跟做生意一樣，有了本錢才好辦事呀！

子虛：這都是爭取到美援以後的事。目前的情勢，還是應該從文化宣傳上著手，不可以忽視筆桿

子的力量。哦，沈委員，聽說夏浩然校長跟他一批學生也逃出了鐵幕，住在調景嶺，我們是不是也應該爭取？

士遙：啊，很難，已經有人去碰過釘子了！要想拉他來簽署入伙，恐怕是不大容易。

子虛：聽說吉普塞大使一到香港，便查問夏浩然的住處，所以我們還是要爭取他呀！

天志：對，擴大我們第三勢力，愈是不容易爭取的對象，我們愈應該努力去爭取呀！

柳綺與楊倩雙雙掀開簾幕走出，笑著招呼。

柳綺：于老總，我跟楊倩是不是你們爭取的對象呀？

楊倩：嗨，你們的私房話講完了沒有？歡不歡迎我們姊妹倆參加呀？

△沈士遙急上前拉柳綺、楊倩分別安排在于天志、李子虛二人旁邊坐好。

士遙：當然歡迎！當然歡迎！美麗漂亮的小姐，當然是我們爭取的對象呀！

楊倩：放心，傅老闖不會少給，急什麼呀？

柳綺：三賒不如一現，賣空買空的生意，我可不幹！

楊倩：三賒不如一現，賣空買空的生意，我可不幹！

士遙：對啦，跟小姐們打交道可不比做股票，當然不可以賣空買空嘛。今天是傅老闖作東，放漂

亮一點，快點拿鈔票出來呀！

白萬：不成問題，當然由我負責。（向內喊。）黛娜，黛娜，快來呀，快來把牌局的帳結算一下呀。

子虛：好啦，傅老闖，于老總跟我贏的差不多，玩玩就好嘛，何必認真呢？

柳綺：氣死人！三家吃我一個，連累了合夥的傅大老闖，真不好意思。

△黛娜掀開簾幕走了出來，正要招呼，不料傅白萬的兒子傅阿貴拉著傅白萬的太太，突然氣呼呼的跑了進來，傅太太上前一把扯住了傅白萬的耳朵。

太太：（大聲吼著。）好哇！今天可被老娘抓住了！死鬼，你說呀，是哪一個小狐狸精迷住了你

？你，你說呀？

白萬：（求饒。）哎喲，太太，我是這兒的客人呀！

△在座眾人驚訝得站了起來，楞在現場。沈士遙比較機警，立即自告奮勇上前解圍。

士遙：這位太太，你，你這是幹嗎呀？

太太：我是傅白萬的太太。我問你，這是不是他的小公館？是哪一個狐狸精迷住了他？

白萬：（扯了扯傅阿貴。）哎喲，你，你們也應該給我留點面子呀！

白萬：（扯了扯傅阿貴。）哎喲，你，你們也應該給我留點面子呀！

阿貴：爸爸，別怪我，我也是不得已被媽拖來的呀！

太太：你還知道要面子？好，快點說，狐狸精在哪兒？

白萬：好太太，我，我的確是這兒請來的客人呀！

士遙：傅太太，你搞錯了吧？這是我的家，今天傅老闆是我請的陪客呀。好，傅太太來得正好，

我跟你介紹介紹，這幾位都是生意上有來往的朋友。（向黛娜示意招呼。）過來，這是我太太，你們應該認識認識，以後就不會發生這種誤會了。

黛娜：（大方的招呼。）傅太太，你好，那邊一位是于太太，一位是李太太，都是我約來的麻將

搭子。傅太太，我們家並沒有什麼狐狸精呀！

太太：（疑惑的問。）兒子，咱們是不是搞錯了呀？

阿貴：我，我也搞不大清楚嘛！

太太：哎喲，小鬼，咱們好不容易找到地方了，你，你怎麼也搞不清楚呀？好啦好啦，死鬼，不管你是不是這兒的客人，老娘抓住你了，就得跟老娘回家！走呀，跟老娘回家去呀！

△傅太太不問三七二十一，強推著垂頭喪氣的傅白萬向外便走。

△幕急落。

第二幕

時間：

△距離第一幕大約有兩三個月左右。

地點：

△香港

佈景：

△調景嶺，這兒是難民群聚的特殊地區。

△依山坡地勢搭蓋的簡陋木屋，油布（紙）頂蓋，竹木支架，室內懸掛破舊床單作為間隔。正中橫擺兩張用木材湊合綁釘的單人床，床上疊放破舊的棉被。右側有利用木條釘成的三層書架，散放些書籍及零星衣物。左側地下有幾個類似裝肥皂的破舊木箱，幾隻用木板釘成的小板櫈，以及鉛桶、掃把等雜物。

△木屋旁邊坡地的後面，露出一節粗長竹桿，上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隨風飄揚。
幕啓：

△胡繼先汗衫短褲，細心的在釘製用幾塊厚木板支架成簡陋的方桌，很快完成，他放下工具，用手試搖了幾下，認爲堅固可用，然後拖至床前，自己坐在床上，擺出寫字、讀書、吃飯的各種姿勢，自認爲非常滿意的笑了。

△林小萍穿著牛仔褲、花襯衫，蹲在旁邊收拾胡繼先剩下不用的廢料，很珍惜的捆紮在一起，然後一捆一捆的塞放在另一張床鋪的底下。

△胡繼先試了試方桌之後，跑上前拉住林小萍，關心的笑著問。

繼先：小萍，別弄髒了衣服呀。看你，幹嗎花工夫收拾這些廢物呀？

小萍：廢物？等你找不到柴火燒飯的時候，才知道這些廢物的用處大著哩！

繼先：對了，廢物也有廢物的用處。（指著剛完成的簡陋木桌。）你看，這是我在建築工地扛回來的幾塊木板，現在不是變成了一張很好用的桌子了？

小萍：不錯，看樣子滿牢固滿管用的嘛。

繼先：是呀，每當我看到老師和他的學生，臨時拉出這些木箱子湊合著看書寫字的時候，心裡就一陣難過！你想，老師半輩子守正不阿，安貧樂道，不但是國際知名的大師，也曾擔任過國內著名大學的校長，今天寄住在這兒，連一張桌子也沒有，豈不是天大的諷刺，所以，所以……

小萍：（插口。）所以你就自告奮勇，要爲老師做一張克難桌子，是不是？

繼先：這算什麼？不過只花點力氣，舉手之勞嘛。

小萍：繼先，我看你每天除了打工賺錢之外，還在拚命的埋頭讀書，是不是也想像老師的學生呀呀？

繼先：別開玩笑了，我不過只唸過幾年中學，哪兒夠資格做老師的學生呀？

小萍：誰說的？老師並沒有見外呀！他關心我們，教導我們，跟他的學生並沒有兩樣呀！

繼先：是嘛，這就是老師之所以偉大的地方呀！……

△恰好文雄青、方淑貞二人提了一袋吃的東西走進來，一眼瞥見新做的桌子，立即上前拍桌大叫。

雄青：（高興笑喊。）偉大！偉大！的確是太偉大了！

淑貞：你們笑什麼呀？老師當然偉大嘛。
小萍：你們笑什麼呀？老師當然偉大嘛。

雄青：小萍，你誤會啦，我們高興的是這張克難桌子呀。這是我們當前最需要的一樣東西，當然要歌頌它的偉大呀！

△方淑貞一再撫摸那張桌子，笑著打趣。

淑貞：啊，有了這張桌子，太好啦！小胡，你爲人民立了大功，我們應該公推你爲無產階級的勞模！

繼先：（笑著反駁。）勞模？這是共產黨的新名詞！老實講，論成分，我倒是真正的無產階級。

不過，你們不能算是人民！

淑貞：奇怪，難道我們不是人呀？

雄青：有道理！有道理！根據莊子的「狗」非「犬」，公孫龍的「白馬」非「馬」，便可以得到

「女人」不是「人」的結論。有道理！有道理！

淑貞：你在胡說！根據這種邏輯，你們「男人」又何嘗是「人」呀？

雄青：（笑著指胡繼先。）是呀，本來是小胡的胡說嘛！

繼先：諸位學長，這可不是我的胡說囉。在共產黨土包子幹部的眼光中，你們知識分子早被他們

打成了臭老九，還在妄想自稱爲人民呀！

小萍：是嘛，人民兩個字是共產黨的專利商標，我們哪兒還算是人呀！

△文雄青打開紙袋，拿出四個麵包出來分給大家。

雄青：好了好了，別抬杠子啦。來罷，早上也沒有吃東西，想必大家都餓，拿去，先慰勞慰勞自己的肚子罷。

△林小萍接過麵包看了看，忽然想起，轉身向布簾內大聲喊。

小萍：夏老師，夏老師，要不要吃點東西？我拿一塊麵包給你，好不好？

△布簾內老人聲回答：不用啦，謝謝，我還有兩封信沒有寫好，回頭出來吃好了。

△林小萍朝大家伸伸舌頭，做了個天真的表情，再大口啃手上的麵包。

△胡繼先邊吃麵包邊翻看文雄青帶回來的紙袋。

繼先：（驚訝的喊。）啊！買了這麼多吃的東西，怪不得今天不放假去打工，原來文雄青是真的要請客呀！

淑貞：沒有什麼啦，小意思，一點點花生米、豆腐乾，算什麼請客嘛。

雄青：這還不算什麼？（兩手分別拉出左右褲子口袋的裡布搖晃了幾下。）你們看，就這樣

吃的東西，我已經是口袋空空如也啦！

小萍：文大哥，你幹嗎這樣大請其客呀？

淑貞：小萍，你真的是不知道？

雄青：小萍她怎麼會知道？就是你我，還不是昨天夜晚才知道的。

繼先：啊，看你們神秘兮兮的，究竟是什麼回事呀？

雄青：好罷，告訴你們好了。趙正遠趙大哥已經買好了太古公司的船票，明天就要到台灣去啦！

小萍：（驚訝。）什麼？趙大哥明天就要到台灣去？啊，他，他什麼時候辦好了台灣的入境證呀？

繼先：（高興的喊。）啊，趙大哥走運了！能夠申請到一張台灣的入境證，可真不容易呀。

淑貞：還不是老師幫忙，給趙大哥在一家大學申請到講師的聘書，這樣就不成問題了呀。

雄青：是嘛，由於這兒的環境複雜，老師一再叮嚀我們不可以亂講話，所以連我和方淑貞也是昨天

天夜晚才知道這件事的。

小萍：（急問。）老師自己呢？是不是也準備到台灣去？

雄青：放心，不會的啦。我很瞭解老師，目前他在這兒還有很多事要做，當然不會說走就走。

繼先：這我就不懂。調景嶺有多少人想去台灣，都沒有辦法申請到入境證。老師他，他幹嗎不去

呀？

雄青：據我瞭解，老師是一位剛正不阿，悲天憫人的老教育家，不幸生在正義不彰，邪說橫行的

亂世。他認為亂世是力的世界，惟有我們年輕一代知識分子，才真正代表了力！香港是大

陸鐵幕的缺口，所以他要留在這兒拯救流出來的下一代，保全中華民族新生的力量。除

了利用寒暑假保送到台灣升學之外，而且以身作則，試圖說服有遠見的老朋友，在南洋一

帶創設具有規模的學府，作百年樹人的打算，所以才自願待在這兒的呀！

小萍：（感動的。）啊！真想不到，老師的確是太偉大了！太偉大了！

繼先：這就叫做疾風知勁草，國難識忠貞嘛！哦，小萍，趙大哥要去了，我們也應該湊個份子，

給趙大哥餞餞行呀。

小萍：（苦笑，摸摸口袋。）啊，叫我湊份子？給趙大哥餞行？

繼先：（搖頭。）算了罷，我知道你的口袋也是空空如也！（找出自己的長褲香港衫，從口袋掏

出一些碎港幣。）我這兒有錢。難得今天的聚會，我去買幾瓶酒來，讓大家喝一個痛快

罷！

淑貞：（上前攔阻。）何必呢？帶回來的東西夠吃了，用不著去買酒啦。

繼先：（很快的穿好長褲港衫。）不行不行！這是我個人對趙大哥的一點點意思嘛。（拖林小萍

一起去。）小萍，跟我一起去買酒。

淑貞：小胡，不要喝酒啦，何必浪費呢？

小萍：淑貞姐，就讓他去罷，難得的聚會嘛，大家伙兒熱鬧一下，也是應該的呀。

△林小萍笑著跟胡繼先一起走出去了。

△文雄青注視著二人走了，點頭稱讚。

雄青：很好！小胡小萍受的教育不多，跟我們更是萍水相逢，在今天講究現實與功利主義的社會當中，真是不可多得！

淑貞：誰說的？我們應該從另外的一個角度上來看。老師不是一再強調？經過五千年孕育下來的中華傳統文化，並不是幾句教條就可以抹殺消滅的呀！你看，逃亡調景嶺一批又一批的難胞，大家在苦難中凝結成一股無可倫比的衝擊力量，不正是最好的證明？（拉文雄青指看山坡後的國旗。）雄青，你來看，我們面對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飄揚在調景嶺的上空，不是代表了中國雖然在苦難當中，可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永遠也不會向醜陋的現實逆流而低頭呀！

△方淑貞、文雄青並排手拉手，凝視著山坡後的國旗。

△李子虛、沈士遙、黛娜等三人，由胡媽引導從另一邊走了過來。

△黛娜穿的是高跟鞋，一拐一拐非常吃力的拉住了沈士遙，邊走邊埋怨。

黛娜：哎喲，這是個什麼鬼地方呀？爬了半天山路，高高低低，把人累個半死！

△胡媽領先走進室內，沈士遙找來一張小板凳，扶黛娜坐下。

士遙：好了好了，黛娜，你先坐下來休息休息。

雄青：（驚訝的上前招呼。）請問，你們找誰？

胡媽：我找我兒子胡繼先，還有林小萍，他們現在在哪兒？

淑貞：老太太，你是？

胡媽：我是胡繼先的媽媽。小姐，我兒子不在家呀？

淑貞：哦，你是胡媽媽，請坐請坐，小胡馬上就回來。

△方淑貞急忙找出小板凳，招呼胡媽坐好。

子虛：（招呼文雄青。）喂，我們是來找夏浩然老先生的。喂，夏先生是不是也住在這兒？

黛娜：（縐眉搖頭。）哎喲，李教授，是不是搞錯了？這，這種地方怎麼可以住人呀？

雄青：（大聲制止。）誰說的？這兒住的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轉向李子虛。）不錯，夏老師就住在這兒。不過，他願不願意接見不相干的人，很難講！

士遙：（急上前招呼。）對不起，對不起。這位是李子虛教授，跟夏老先生是老朋友，今天是專誠前來拜訪老朋友的。

子虛：是呀，我跟夏浩然先生是老朋友呀。

△夏浩然聞聲從內面掀開布簾走出含笑招呼。

浩然：哦，是李子虛兄呀，久違，久違。雄青、淑貞，看看有沒有板櫂？搬出來請客人坐呀。

淑貞：沒有啦，只好委屈客人在那邊床上坐一下嘛。

子虛：好，好，一樣一樣。

△夏浩然招呼李子虛，沈士遙坐在旁邊木床上。

浩然：（指沈士遙詢問李子虛。）這位是？

子虛：哦，我還忘了介紹。這是沈委員沈士遙。這位是黛娜小姐。還有這位胡老太太，她兒子聽說也住在這兒，今天還是胡老太太帶我們來的。

浩然：好，好，大家請坐。淑貞，看看還有沒有開水？倒幾杯水來，好不好？

淑貞：（不樂意口吻。）老師，對不起，今天沒有燒開水。請客人等一下，我馬上去撿柴火來燒好了。

士遙：謝謝，不用客氣了，不用客氣了。

浩然：啊，真抱歉，這兒連開水都沒有辦法招待。哦，子虛兄，聽說你現在很忙，怎麼有工夫到調景嶺來？（笑著招呼黛娜。）小姐，小心點囉，這兒可不是時髦小姐來玩的地方呀！

胡媽：（插口。）小姐，放心啦。別小看調景嶺，雖然破破爛爛，大家飽一餐餓一餐的，可是從來也沒有聽說過，有什麼偷人家的，什麼搶人家的事發生呀！

黛娜！這兒有這麼太平呀？

浩然：這兒的治安，相信比原來港九市區要好得多。哦，子虛兄，到我這兒來，是不是另外有事？

子虛：多年未見，專誠來叙叙舊嘛。另外，還想聽一聽老大哥對當前局勢的高見。哦，爲了鼓吹我們政治上的見解，已經出版了好幾種刊物，都希望有老大哥的文章，我今天也是來請求你多寫幾篇文章的呀。

浩然：子虛兄指的是不是獨立論壇？民主陣線？還有大道？前途？這幾種刊物？

士遙：是呀，這些刊物都是有關方面大力支持呀！還有，最近計畫再創辦一種自由之聲，準備進一步利用各種傳播媒體，擴大宣傳。黛娜小姐就是自由之聲的特約記者，所以她才不辭

辛苦，要追隨李教授到調景嶺來實地採訪的呀。

浩然：（點頭敷衍。）好，好，很好。

子虛：還有關於老大哥的好消息，特地親自來向你報告。

浩然：啊，我是隱居在這兒閉門思過的呀！哪兒會有什麼好消息？

子虛：的確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事情是這樣的，隨著韓戰的和平談判，美國對華決心培植我們

第三勢力，而且，而且……（看看文雄青與方淑貞，故作神秘的不再說下去了。）

△文雄青機警的馬上會意，拉了拉方淑貞。

雄青，放識相一點！人家談的是第三勢力勾搭美國佬的機密大事，你我站在這兒幹嗎？走罷！走罷！

淑貞：好，好。（轉身扶起胡媽。）胡媽媽，你也不必待在這兒了，跟我們一起找你的兒子去。

胡媽：好，好，我跟你們一起去，一起去。

△方淑貞扶起胡媽，跟隨文雄青一起走出去了。

△夏浩然目送方淑貞、文雄青、胡媽走出，點頭微笑。

△年輕人的直率使李子虛與沈士遙有些尷尬。

士遙：（自我打圓場。）啊，現在的年輕人，不簡單囉！

浩然：其實，他們都是跟我逃亡出來的學生，子虛兄也未免過分的小心了。子虛兄，你接著講下去罷。

子虛：小心點總是好的呀。哦，美國既然決心培植我們第三勢力，除了巡迴大使吉普塞在香港發表公開談話之外，情報單位又秘密派來了一位叫哈德門的特別代表，跟我，還有章大帥都見過面了，談得非常投機，只要我們向他提出今後的組織與行動計畫的建議，大量的美援便會源源而來了！

浩然：（點頭冷笑。）好嘛，這樣大家可以沾點光嘛。

子虛：好當然是好，不過，這其中還有附帶條件。

浩然：奇怪，不是談得很投機嗎？當然也得尊重對方的意見呀！

子虛：其實哈德門提出來的條件，並不算太苛。比方說，他要我們提出發起人的名單，必須是各方面夠分量的領袖人物，才能打動美國當局的重視，也不能說沒有相當的道理呀。

浩然：（微笑。）嗯，有道理。子虛兄，據我所知道的，現在有所謂四大金剛，七人小組。政治上有黨魁，院長。軍事上有大帥、總司令。學術上有教授、大師。啊，已經很夠分量啦！

士遙：分量當然是足夠了。不過，那位哈德門特使，還是想跟夏老先生見見面，聽聽夏老先生的高見。

子虛：是呀，據我們多方蒐集的資料，那位哈德門也是哈佛大學的校友，十多年前還聽過老大哥有關東方哲學的課程哩！（招呼沈士遙。）士遙兄，把那份重建自由民主大同盟的計畫書拿出來，拜託老大哥斟酌一下，如果同意的話，請在上面簽署，當然也是我們的發起人了。過兩天，我們再安排老大哥跟哈德門特使見面的時間和地點。

士遙：好，好。（從公事皮包裡找出一份文件出來，雙手送給夏浩然。）這份文件前半部是理論，現階段的局勢分析，後半部是我們組織和今後實施的……

浩然：（搖頭縐眉推開送過來的文件，插口打斷。）好啦，不必多講啦。像我這大一把年紀，沒有興趣！

子虛：老大哥，這也是書生報國的好機會呀！難道你不考慮考慮？

浩然：書生報國，以天下為己任，當然是我們應該有的抱負。不過，人各有志，看法想法也不盡相同呀。

士遙：夏老先生，能不能把你的看法告訴我們？也許我們可以把這些看法容納在這份計畫書的裡面去呀。

浩然：道不同，不相為謀！從近代歷史的觀點上來講，世界上任何列強，誰也不願意中國建立強大統一的政權。因而處心積慮，利用我們知識分子的弱點，挑撥分化，俾能達成他們的願望。日本軍閥如此，蘇俄黨徒如此，英美的所謂政治家又何嘗不是如此？史太林、羅斯福、邱吉爾，等而下之的如馬歇爾、莫托洛夫這一批人，不客氣的說，都是以這個關鍵為中心在兜圈子！遠的不談，抗戰勝利以後的蘇聯大力支持中共，美國出面談判和平，這還不是血淋淋的教訓？如果我們還不能大澈大悟，依然跟隨他們所彈的音樂旋律而跳舞的話，最後必然仍舊是一個悲劇！

子虛：老大哥，目前竊據大陸，倒行逆施的毛澤東共產政權，是大家公認為必須要推翻的呀！

士遙：是呀，我們搞第三勢力，其目的也是想利用美國的軍援、經援來打垮毛澤東的呀！

浩然：真的是這樣嗎？我不敢多想，更不願意評論。如果仍舊踏過去的覆轍，大家爭名奪利，同床異夢的話，即使能爭取到美援……

黛娜：（突然插口。）能夠爭取到大把的美鈔，那也不是一件壞事呀！

浩然：（搖頭笑著。）小姐，想賺美國洋鬼子的鈔票，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呀！

子虛：（以眼色阻止黛娜。）閒話少說，我們既然來了，還是聽一聽老大哥的高見罷。

士遙：是嘛，夏老先生隱居在這兒，也不能說是獨善其身，置天下生民於不顧呀？

浩然：非也。我正在閉門深思，同時也在研讀過去被我們知識分子所忽略的兩本書，得到不少的啓示。

子虛：啊，真有這樣偉大的書？能夠使老大哥爲之著迷？因而閉門深思？

浩然：不錯，說起來也很慚愧。由於鴉片戰爭割讓了這兒香港，敲開了閉關自守的大門，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已經被外來的西潮沖昏了頭腦，一窩風向那些言之並不成立的邪說詭辯無條件投降！這兩本書可以說是中流砥柱，力挽狂瀾的偉大著作。可是，被大家誤認爲是宣傳品，並沒有重視。嚴格的講，今天大陸的空前浩劫，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是應該負責的。

子虛：是兩本什麼書呀？

浩然：一本是三民主義，另一本是孫文學說。這兩本書融貫中西，可以說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也許，也許你們會感覺到有點意外吧？

士遙：夏老先生，你有沒有參加國民黨？爲什麼這樣鄭重的替國民黨宣傳呀？

浩然：問得很好。國民黨過去在宣傳上的確是失敗了，所以才會造成今天的特殊局面。至於這兩本書的啓示，則是我在調景嶺閉門謝客，深思熟慮所得到的結論。而且，我認爲這個結論是百分之百的正確！

子虛：（笑了。）有意思！有意思！這跟王陽明先生在龍場驛面對竹子格物致知，悟出了知行合一的哲理，頗有同工異曲之妙！

浩然：子虛兄，請勿見笑，歷史的脚步，遲早會證實我的看法。眼前的動亂，也許仍將是一個延續的局面，我們應該把希望寄托在我們的下一代。歷史的教訓所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我們決不能讓我們下一代再蹈上這種覆轍！

子虛：（只好附合。）有道理，有道理。不過，這，這畢竟還是理論嘛。

士遙：是呀，空談理論，恐怕是於事無補的囉。

浩然：我向來不空談理論，這是文化紮根的工作！今後我一定絕盡全力，一步一步去做。比方說，逃亡在這兒的青年學生，想辦法推介到台灣去升學，或者引荐到別的國家去深造。另外我也邀約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南洋一帶籌辦一所中文大學。我確信唯有在文化紮根的實際行動當中，喚起知識分子與青年群眾的覺醒，然後才能產生真正的民主政治運動！如果不從這方面著手，一心想依賴美國的經援、軍援，難道說歷史的教訓還不夠呀？

黛娜：奇怪，難道你不願意跟哈德門特使見面？

浩然：（搖頭。）沒有必要。說穿了，我這個糟老頭兒，也沒有多少可以利用的剩餘價值呀！

子虛：（指那份文件。）這麼說，那這份文件老大哥也不要看了？

浩然：謝謝，反正是那麼回事，不必了。

子虛：萬一哈德門特使要親自到調景嶺來拜訪呢？到時候，老大哥要不要見面？

浩然：不會的啦，他是忙人，怎麼會跑到我這兒來呀？

△黛娜繃眉不耐，伸了伸懶腰，支撐站起。

黛娜：啊，好啦，小沈，死賴在這兒有什麼用？談不攏我們該走啦！

△沈士遙跟著站起，把文件藏入公事包內。

士遙：好，好，該走了。

△夏浩然順勢站起，招呼送客人。

浩然：子虛兄，沈委員，對不起，恕我不招待你們了。

子虛：（只好站起，失望的向夏浩然道別。）老大哥，保重了，再見。

△李子虛、沈士遙、黛娜三人跟夏浩然道別後，走至室外，正好碰上胡媽與文雄青扶著受傷的

胡繼先，一拐一拐的走了進來。方淑貞與林小萍各拿著一瓶酒，跟在後面。

△胡繼先頭上路膊雖然包著紗布，但面露笑容，傷勢似乎不太嚴重。

△黛娜、沈士遙、李子虛三人也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驚訝住了，好奇的圍站在旁邊。

△夏浩然急忙上前拉住胡繼先，關心的詢問。

浩然：發生了什麼事？繼先，你？你怎麼會受傷的呀？

胡媽：哎喲，你不知道呀？一群什麼，什麼毛派紅小鬼，竟然鬧到調景嶺來了呀！

浩然：怎麼會呢？我們這兒不是經常都有人在輪班守衛的嗎？

雄青：是呀，八、九個紅小鬼，在進口的門前扭秧歌，張貼標語，還要懸掛什麼五星紅旗，我們

守衛的人跑去制止，雙方也就打起來了呀！

繼先：（興奮的。）那幫紅小鬼仗著人多，我當然要衝下去打嘛！啊！我拿酒瓶當武器，一下去

就打倒了兩三個，都躺下去啦！

小萍：還在充英雄？四瓶酒剩下兩瓶啦！

浩然：繼先的傷勢要不要緊？

繼先：打架嘛，挨兩棍子有什麼關係？啊，好痛快！如果不是我們手下留情，一個一個都得躺下

來！

胡媽：還在嘴硬？自己被打得頭破血流，還說沒關係？好啦，快躺下來休息休息罷。

△胡媽硬推胡繼先至木床旁邊，勉強拉他躺坐在那兒。

淑貞：胡媽媽，不要緊呀，我給他包紮好了，只是受了點外傷。

浩然：還是躺下來休息一下的好。

黛娜：（高興的笑喊。）啊！我的運氣真好！剛當上特約記者，就碰上了這件刺激性的熱門新聞

！太棒啦！

浩然：（厲聲制止。）這算什麼熱門新聞？可憐的孩子們，被這幫喪心病狂的民族敗類，當成了

鬥爭奪權的工具，打得頭破血流，這算那門子新聞嘛？好了好了，你們快點走罷！快點走罷！

△幕落。

第三幕

時間：

△距離第二幕約在兩年之後。（民國四十二年左右。）

地點：

△香港。

佈景：

△市區自由之聲出版社大辦公室，後面壁上懸有「自由之聲出版社」字樣的招牌。

△數張辦公桌分擺在正中及左側，桌面除極簡單辦公用具之外，朝外均設置有長方型「編輯部」，「發行部」，「廣告部」，「會計部」的單位名牌。

△右側擺有舊沙發茶几一套，沙發旁邊是另外一間小辦公室的房門，房門兩側懸有「發行人室」，「社長室」的木牌。內面角落堆放幾隻裝書報的紙箱，好幾摺舊的書報雜誌也堆置旁邊，顯

得有些雜亂。

△整個辦公桌只有一架電話，放在會計部的辦公桌上。

△發行部的辦公桌上還堆有幾摺牛皮紙包裹的刊物。

黛娜：嗨，你？你不是胡媽的兒子？還記不記得我？兩年前在我家，在調景嶺，我們不是見過好幾次的嗎？

小萍：（拍手叫了起來。）啊，我記起來了，你是黛娜小姐，黛娜小姐！

黛娜：這位小姐的記性真好，還喊得出來我的名字。哦，胡媽呢？她現在幹嗎？

繼先：我媽現在一家工廠當領班，混得還算不錯。

黛娜：你呢？是不是還住在調景嶺？

繼先：已經搬下來了，跟我媽住在一起。

黛娜：（指林小萍手上的書，好奇的問。）這位林小姐也住在你媽那兒？是不是在唸書？

小萍：啊，哪兒有唸書的福氣？也是一家工廠做女工，空閒的時候唸著玩兒罷了。

繼先：誰說的？小萍半工半讀，功課滿不錯的囉！還準備跟我一起參加今年香港地區的僑生甄試申請到台灣去唸大學哩！

黛娜：（不禁點頭稱讚。）佩服！佩服！年輕人，應該有一股衝勁。哦，胡小弟，兩年不見，居然變成了會寫文章的作家了，真不簡單！

繼先：（有點不好意思。）啊，什麼作家嘛，湊合著騙稿費的呀。再說，如果不是夏老師的鼓勵，那種不成玩意兒的東西，還敢拿出來見人呀？

黛娜：哦，我還忘了問你，那位夏老先生現在哪兒？你跟他是不是還有連絡？

小萍：老師這兩年跑的地方好多呀！美國、英國、越南、新加坡，等等凡是有華僑的地方，他都去過！而且到處都在歡迎他！

繼先：是嘛，老師這一大把年紀，爲了做好海外文化紮根的工作，到處奔走，鼓勵各地僑生回到台灣去升學，的確是一位值得我們敬佩的好老師！

黛娜：說得也是，不像我們這兒的一幫大頭，彼此勾心鬥角，爭名奪利，大家都在夢想搞到一筆花花綠綠的花旗鈔票！鈔票！誰知道，偷雞不著，反而賠上了一把白米，真是活該！

柳綺：哎喲，賠本是那一幫大頭，又不是你，你埋怨個什麼勁兒呀？

黛娜：我在埋怨？活該！哦，我還忘了告訴你，剛才傅老頭兒在電話裡偷偷告訴我，又有人在我們後台老闆面前告他們的狀！（邊說邊伸手指發行人、社長小辦公室的房門。）

柳綺：你說的是傅白萬？是不是他告訴你的？

黛娜：是嘛，他跟我們後台老闆生意上的來往，一向都很密切，消息決不會假。說不定，我們這破飯碗很快就要拜拜啦！

柳綺：哎喲，你操那門子心呀？傅白萬既然偷偷通知你，自然是老交情尚在嘛，還怕他炒你的魷魚呀？

黛娜：我倒不爲自己操心，管他搞的是第幾勢力？自由之聲垮台也好，不垮台也好，反正我是一個掛名的特約記者，湊合著陪大頭們開開心罷了！柳綺，該操心的是你囉！你是我們社長的心上人，掌握經濟大權的會計主任，加上什麼大姨妹、二表姐，還有什麼一表三千里的表表哥！如果真的換了後台老闆，我看都得捆被窩走路了呀！

柳綺：這年頭，船到橋頭自然直！還不是走一步算一步？我早就看清楚瞭，不管是誰來當老闆，（指著發行部辦公桌上堆放的刊物。）這種騙人的玩意兒，遲早就是要垮的呀！

△胡繼先耐心的站在旁邊，聽得津津有味。
△林小萍等得有點急了，扯了扯胡繼先的衣袖，再指指剛才放在辦公桌上的信件，示意快點辦完自己的事。

小萍：繼先，楞在這兒幹嗎？快嘛，快點辦完自己的事好回去呀！

繼先：好，好，我知道。（拿起辦公桌上的信件，再向柳綺追問。）哦，小姐，請問，這筆稿費有沒有搞錯，一定要你們的主編來了才會知道？

柳綺：（不耐煩的。）是嘛，你等著好了！

繼先：主編他，他究竟什麼時候才能來呀？

柳綺：不知道！

黛娜：柳綺，不要這樣子嘛。胡小弟不是外人，我們跟他實說了罷。

小萍：奇怪，你們自由之聲付給稿費，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呀？

黛娜：家家有本難唸的經，當然也有一部份不足爲外人道的事呀！老實講，我們付給不相干人的稿費，一向都是七折八扣的，愛給多少就給多少！胡小弟，你能收到一百元，已經是夠幸運的呀！

繼先：我那篇文章應該是三百元，尅扣了三分之二，怎麼還說我是幸運呢？

黛娜：哎喲，我們自由之聲快關門了呀！（指發行部辦公桌上堆放的刊物。）你看，那一大堆都是退回來的自由之聲！如果是最近兩期刊載的文章，恐怕是一個蹦子兒也拿不到手呀！

繼先：有這回事？難道，難道說這幫人，也都是是一群文化騙子呀？

黛娜：哎喲，本來是騙人的嘛！而且是虛張聲勢，想拿來矇騙美國洋鬼子的呀！誰知道，美國洋鬼子精明得很，不但中途抽腿，反而倒打一耙！你想想看，天天在啃老本，誰還願意再賠

下去呀？胡小弟，我勸你自認倒楣，早點回家去罷，別泡在這兒耽誤時間啦！

柳綺：（指其他空著的辦公桌。）是嘛，他們來不來很難講。再說，我們小職員已經有兩個月沒有發薪水，還能補給你的稿費？

繼先：（有些失望。）這，這……

小萍：（拉胡繼先要走。）繼先，我看是沒有希望了，只好認啦。我們回去罷。

△胡繼先只好拿回信件向黛娜搖頭苦笑，跟著林小萍一起走了出來。

繼先：（邊走邊自我解嘲。）走罷，這年頭還是打工靠得住，做一天，拿一天的工錢，乾脆了當，哪兒會有這種狗皮倒灶的事呀！

小萍：哼，你才知道？老師不是講過：「到手飯票最要緊，空頭文章不值錢」的嗎？快點走罷，還來得及去打半天的工哩！（轉頭向黛娜招呼。）小姐，我們走啦，拜拜。

△黛娜禮貌的送出幾步，笑著招呼。

黛娜：慢走，拜拜。（轉身過來向柳綺點頭稱讚。）啊，年輕人，不但充滿了活力，而且是單純得可愛！

柳綺：哎喲，這還用講？年輕就是本錢呀！（向四周看了看，歎氣。）唉，你看，快十二點了，了，整個辦公廳還沒有人來，死沉沉的，看樣子，恐怕是混不下去啦！

黛娜：樹倒猢猻散！大家都在忙著找自己的門路去啦！誰還願意來燒冷灶？柳綺，陪我去逛百貨公司，好不好？

柳綺：現在不行，李社長要我在這兒等他，也許要看看從前的爛帳，叫我整理一下。

黛娜：哎喲，這一筆爛帳還用得整理？是不是發行人于老總要來查帳？

柳綺：（輕蔑的哼了哼。）哼，掛名的發行人，他算哪棵葱哪棵蒜呀？如果真的來查帳，很可能就是我們的後台老闆囉！

黛娜：嗯，問題很不簡單！怪不得小沈一大早就央求我到這兒來，還要我跟傅老頭兒打電話。（支頤想了一下，再招呼柳綺。）柳綺，我還有別的事，恕不奉陪，拜拜。

△黛娜邊說邊拿手提袋向柳綺揮了揮，馬上想走。

△恰好沈士遙與李子虛二人臉色沈重的匆匆走進來，攔住了黛娜。

士遙：（邊走進邊喊。）黛娜，你不能走，你不能走。

黛娜：（俏皮的。）不行呀！現在有重要新聞，我這位特約記者要趕出去採訪呀！

士遙：別開玩笑了，我這位主編兼副社長很久都沒有來上班，還採訪什麼新聞嘛。哦，李社長也

來了，這是有關自由之聲出版社的大事，我們大家得好好商量一下。好，大家請坐。柳綺，你也過來一下。

△沈士遙招呼李子虛、黛娜、柳綺等在右側沙發上並排坐下。

黛娜：（故意打趣。）哎喲，商量什麼呀？自由之聲有後台老闆大力支持，哪兒會出問題呀？

士遙：誰說的？問題可大哩！

黛娜：哎喲，就算是出了問題，那是你們大頭的事嘛，跟我們小職員也扯不上關係呀！

士遙：當然扯得上關係。好啦，李社長在這兒，我們先請李社長發表高見，看看是不是還有轉彎的餘地……

黛娜：（插口。）哎喲，你們大頭商量好就行了嘛，要我們在這兒搞七捻三幹嗎呀？

士遙：小姐，別攪和了，好不好？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也許還要仰仗小姐們才可以順利解決哩。

柳綺：又來了！憑李教授兼社長都不能解決，我們就能解決呀？

士遙：是嘛，天下的事，本來就很難講嘛。

子虛：（苦笑。）好罷，我跟大家實說了罷。這碼子事怪只怪美國佬不講信用，把我們害慘了

什麼吉普塞呀，哈德門呀，這幫洋鬼子跑到香港來胡說八道，說什麼希望出現第三勢力！只要我們建議書送到了國務院，美援便會大量的源源而來，皆大歡喜！誰知道都是廣東人說的「車馬砲」，害我們白忙一場，偷雞不著，折了一把米！

士遙：是嘛，連我們國際知名的老外交家，年高德劭的學者黨魁，跑到美國去，不但見不著艾森豪、馬歇爾，甚至在司徒雷登、塔虎脫這班人面前也碰了軟釘子！真是教人洩氣。

黛娜：幹嗎不再去找吉普塞、哈德門呢？

士遙：哎喲，那，那幫人，就是上海人所說的折白黨呀！混吃混喝，吃喝完了擺擺手就走啦，現在連鬼影子也找不到了！

柳綺：有這種事？難道說美國政府派來的什麼巡迴大使、代表，也都是冒充的嗎？

子虛：那也不至於。不過，前兩三年的局勢，也許跟現在大不相同，國際間政治上、外交上的運用，也是富於彈性的嘛。所以，所以……

黛娜：（插口。）李社長，你說這話，我忽然想起來了。兩年前我們不是訪問過調景嶺上的夏老先生？我認爲那位老先生講得很好，歷史上決沒有不爲自己利益打算的國家，他們不希望我們能夠建立強大統一的政權，因而處心積慮，想利用我們一小撮知識分子的弱點，挑撥

分化，好達成他們的願望！那位老先生還舉出了許多血淋淋的實例，而且，而且……

士遙：（插口。）好啦好啦，黛娜，別愈扯愈遠啦，我們是在商量自由之聲的大事呀。哦，柳綺，李社長交待你的事，是不是整理好了？

柳綺：反正早就沒有錢撥下來了，一本空頭爛帳，整不整理還不都是一樣？（立起到會計部辦公桌上找出兩三本帳簿，轉身放在茶几上。）帳冊都在這兒，他們要看，就讓他們拿去看好了。

士遙：（翻了翻帳冊，搖頭。）柳綺，這，這樣恐怕不行吧？

柳綺：有什麼不行？薪水都發不出來，誰還有心情給他記帳呀？

子虛：說得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問題的關鍵，我也認為並不在帳冊上面。

士遙：啊，話不能這麼講囉。據我打聽到的消息，後台老闆就是藉口我們的帳目有問題！什麼用人太多囉，支出浮濫囉，尅扣稿費囉，如果我們拿不出一本詳細的收支帳單來，豈不是更

開僵了？再說，他的財力雄厚，只要能說服他點點頭的話，一切問題不就馬上解決了嗎？

子虛：有人在我們背後搗鬼，事情並不簡單！據我所知道的，他的夫人正在投資房地產，還有熱門股票，每天跟他接近的都是那一幫長袖善舞的生意人，環境變化氣質，已經不是當年叱咤風雲的章大師了呀！士遙兄，你想想看，目前正是搞我們這玩意兒的低潮，哪兒有生意人願意繼續投資這種賠錢買賣？所以，我們應該有最壞的打算。

黛娜：哎喲，研究了半天，糾纏不清的還不是錢！錢！錢！誰出錢，誰來當老闆嘛！

士遙：這倒是一句實在話！問題是美援騙不到手，沒有大頭肯出錢投資嘛！

子虛：國際局勢千變萬化，美援還不至於完全絕望呀。（點頭沉吟。）嗯，嗯，目前至少還有兩條路，我認為不妨去試探一下。

柳綺：好哇，有路可走，我們當然要去試探試探嘛。哦，李社長，究竟是哪兩條路嘛？

子虛：第一條路，是現在寄居美國的代總統，如果士遙兄肯出面的話，在他那兒拿個十萬八萬的美金或港幣，應該是沒有多大問題。

士遙：（急分辯。）有問題！有問題！從前代總統在暗中也出過不少錢呀！可是，這一邊的大頭，連第三勢力發起人的名義都不肯給他。現在再叫他出錢？此路不通！此路不通！

黛娜：這條路既然不通，那只好走第二條路囉。

子虛：第二條路只好輪到隱居港九多年的魏將軍了。

士遙：魏將軍？是不是抗戰勝利接收東北的魏光輝將軍？啊，聽說他被一個什麼空頭的銀行家，

騙走了好幾百萬港幣哩！

子虛：我知道，騙去的那點錢，在魏將軍携至海外的勢力而言，不過只是九牛一毛而已，算不了什麼。我也曾拜託一位跟他有交情的老朋友去試探過，如果第三勢力有關軍事方面，請他主持的話，未嘗不可以投資個百兒八十萬出來！

柳綺：（興奮的。）啊，太好啦！如果有人出這筆錢的話，我們自由之聲再維持兩三年，不就成了功了？

子虛：（搖頭。）很難，很難。我們現在的軍事頭領太多啦！比方說，我們的後台老闆章大帥，發行人于老總，假如又鑽出來一個魏將軍，那第三勢力軍事方面豈不是三頭馬車？

子虛：時勢造英雄嘛。後台老闆即然不肯拿錢出來，發行人又是徒具虛名毫無實力，自由之聲不是眼睜睜就要關門大吉了？目前我們是火燒眉毛，救急要緊！有奶就是娘呀！

子虛：當然，能夠以財力支援我們，也未嘗不可以跟他談談。不過，遠水救不了近火，目前的問題急迫，必需要暫時穩住一下。所以，這方面還得仰仗黛娜小姐！

黛娜：奇怪，與我什麼相干？怎麼又會扯到我的頭上來了呢？

子虛：關係大著哩！老實告訴你，我們這兒辦公廳是租來的，房東就是傅白萬！這位傅老闆是港九的土財主，跟章大帥夫人有生意上的來往，原來也想做幾筆美援物資生意，所以才會向我們拉交情，談生意。據可靠的消息，大帥夫人已經通知傅老闆，決定不再支持自由之聲了，所以傅老闆可能馬上要收回房子啦！

子虛：（驚訝的。）啊！有這麼嚴重呀？發行人于老總不知道這件事？

子虛：發行人于老總？哎喲，他知道有個屁用？

柳綺：那，那該怎麼辦？

子虛：所以說嘛，這件事要穩住的話，必須黛娜出馬！

黛娜：不行啦，我跟傅老頭兒早就鬧翻了呀！

柳綺：是嘛，傅老闆雖然有幾個臭錢，可是，那位胖太太紅辣椒太凶啦！誰還受得了？

子虛：話不是這麼講，傅老闆畢竟跟黛娜還有那麼一段交情呀！我想，如果黛娜肯出面擋住的話，事情未嘗沒有轉緩的機會呀。

黛娜：（瞪了沈子虛一眼。）死相！要老娘去擋住他？你呢？你不吃醋呀！……

△傅阿貴帶了一名伙計，扛著長型「港新貿易公司」大招牌，「總經理室」銜名牌，隨同傅太太急走進來。

太太：（氣勢凶凶。）到了到了！（瞪了在座衆人一眼，大聲喊。）哎喲，怎麼還是你們這一幫人呀？快點出去！我的房子不租給你們了！不租給你們了！

阿貴：媽，新開的貿易公司就搬到這兒來呀？

太太：是呀，這是我們自己的房子，當然搬到這兒來嘛！（吩咐伙計。）去呀，把別人招牌摘下

來，掛上我們家貿易公司的招牌呀！

△李子虛、沈士遙、黛娜、柳綺等四人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驚訝得站了起來，楞在那兒不知所措。

△伙計不由分辯，上前扯下了「自由之聲出版社」的招牌，掛上了「港新貿易公司」的新招牌

士遙：（想上前攔阻。）喂，喂，你怎麼可以隨便摘下我們自由之聲的招牌呀？

太太：（一把推開了沈士遙。）什麼自由之聲？已經快半年沒有給房租了！小伙子，別給臉不要臉！還想賴在這兒呀？

△傅阿貴上前推開小辦公室房門伸頭看了看，再摘下「發行人室」與「社長室」兩塊名牌，掛上「總經理室」的新名牌，然後把原來的兩塊舊名牌丟在沙發的茶几上。

阿貴：（笑吼著。）拿去！這是你們的招牌！我是這家貿易公司的總經理，現在這兒是我辦公的地方。哦，從前是誰住在這兒？還不進去把你們的東西搬走呀！

太太：哎喲，一群窮光蛋！還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呀？你們還站在這兒幹嗎？快去把你們那些爛東西搬走呀！

△幕急落。

第四幕

時間：

△距離第三幕大約有三十年之久。（歲月如駛，業已邁進中華民國七十年代，因此，凡在第一第二第三幕所出現之劇中人，均須再加上三十歲，其化裝、聲音、動作等等務請特別注意。）

地點：

△香港。

佈景：

△香港著名的大會堂，現正由中華民國建築、工程各界聯合舉辦「台灣地區現代房屋建築工程展覽會」，公開在港九展覽。

△這兒是會場的一處展覽室，左邊進口處設置書寫「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現代房屋建築工程展覽」，「第三室」字樣的一座金碧輝煌中國宮殿式標示牌，四周飄揚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展覽室內並排陳列各式高樓大廈的精緻模型，模型後面懸掛設計精美的說明圖表，旁邊另設兩處服務台，台面上堆放一疊一疊彩色繽紛的宣傳海報，台後各有一位穿著特別設計，富於傳統風格服飾的美麗少女，負責接待與查詢解答。

△右側尚有幾隻為參觀客人休息用的小型座椅。

幕啓：

△第四幕幕啓前後配樂改用流行的「美麗的寶島」或用「台灣好」等等通俗輕快旋律。

△參觀者男女數人，穿插在陳列模型之前，不斷指腳畫手的欣賞與讚揚，有時並向二位服務小姐搭訕詢問，氣氛融洽而熱烈。

△黛娜已經是六十多歲的老婦人了，頭髮半白，滿臉縐紋，持手杖顛巍巍的走向「第三室」，不時取下老花眼鏡邊拭邊欣賞。

△胡繼先穿著整齊西裝，精神奕奕，除了額角增添幾許縐紋之外，身手仍然健朗如昔，從室內走出，正好與黛娜擦身而過，偶爾疏失剛好一脚踩到黛娜的手杖，幾乎跌倒地上。

黛娜：（驚喊。）喂，年輕人，走路小心一點呀！

繼先：（急道歉。）老太太，對不起，對不起。（注視黛娜片刻，似曾相識。）啊，這位老太太，我，我好像在哪兒見過你呢？

黛娜：（看看胡繼先。）你？你？（忽然興奮的大叫。）你是不是胡媽的兒子胡，胡小弟呀？不錯，聽聲音我記起來了，你是胡小弟！你是胡小弟！

繼先：你？你是？啊，你是黛娜小姐？

黛娜：是呀，哎喲，什麼小姐嘛，早就是老太婆啦！哦，胡小弟，這多年了，聽說你們早就到台灣唸書去了，怎麼樣？你媽是不是跟你在一起？還好吧？

△胡繼先上前親切的扶住黛娜，招呼至右邊放置座椅處坐了下來。

繼先：啊，一轉眼就是三十多年啦！我也不是當年的胡小弟了。哦，那邊有休息的地方，我扶你到那邊去坐下來聊聊罷。

黛娜：好，好，人生何處不相逢！真想不到在這兒又遇見了你。

繼先：（也挨在旁邊並排坐下。）是呀，我媽還在常常惦念著你呢。

黛娜：怎麼樣？你媽身體還硬朗吧？

繼先：啊，已經七十多啦！託福，身體還算不錯。

黛娜：她是不是還留在香港？

繼先：我媽早就搬回台灣去啦。說起來還是二十多年前我結婚的時候，她到台灣去主持婚禮，就決定跟我住在一起。

黛娜：好，好，你媽真好命！哦，我再問你，你是不是跟那位林，林什麼的小姐結婚的呀？

繼先：（笑了。）是嘛，除了林小萍，還有誰肯嫁給我這個窮小子嘛！啊，我們已經有了兩個大孩子哩！看，那兒我太太不是也來了嗎？

△順著胡繼先指的方向，林小萍正姍姍而來。

△林小萍穿著樸素，戴眼鏡，態度大方，完全是一付中年主婦的派頭。一眼瞥見了胡繼先，馬上加快過來。

小萍：繼先，剛才不是文大哥在找你嗎？

繼先：是文雄青在找我？

小萍：是呀。

繼先：不要緊，零零碎碎的事，找不到我他也會解決的。哦，過來嘛。（笑著指黛娜。）這位老小姐，你還認不認得出來？

小萍：這位老小姐？（注意看了看。）啊，看樣子，似乎有點面熟哩？

黛娜：林小姐，我，我是黛娜呀！

小萍：你？你是黛娜小姐？哎喲，差不多有三十年沒見了吧？我，我是真的認不出來了呀！

繼先：是嘛，我也是看了半天才認出來的呀。哦，黛娜小姐，你的興緻真不錯，一個人怎麼還跑到這兒來參觀的呀？

黛娜：（歎了口氣。）唉！這大把年紀啦，還談得上什麼興趣呀？孤家寡人一個，閒著沒事出來走走罷了。不過話說回來，你們辦的這一次什麼台灣現代房屋建築工程展覽，正是時候，在這兒滿轟動的，連我這位老太婆也都被吸引了！

小萍：是呀，展出的那些小巧模型，還有詳細的說明圖表，使參觀的人瞭解了自由中國飛躍的進步，因而大吃一驚？！

繼先：算了罷，別小看香港的同胞了。這兒是大陸鐵幕的缺口，套一句共產黨的術語：「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呀！

黛娜：說的也是。能夠拿出實際成果給大家看，當然比說教條、喊口號要有效得多呀！

小萍：黛娜，我也差不多有三十年沒有到香港來了，你的情況還好吧？聽媽說，你跟那位姓沈的沈的什麼委員很要好，是不是？……

黛娜：哎喲，別談那個姓沈的了，根本就是個大騙子！騙來騙去，在這兒混不動啦，前幾年聽說把隱居在美國的什麼代總統也給騙慘了！接著又被共產黨以其人之道，還之其人，連哄帶騙的都一起騙回大陸去了！早就沒有他的消息，死活不得而知。唉！這也是他們自作自受，怨不了別人！

繼先：還有傅白萬，傅老闆呢？他的生意做得怎麼樣了？

黛娜：他做的是投機生意嘛。據我知道的，十幾二十年以前，在房地產上面很撈了幾票。後來不知道是誰拉的皮條，又跟共產黨的什麼國營公司搭上了線，投資到深圳什麼工業特區搞紡織工廠、成衣工廠，動腦筋動到太歲爺的頭上去了！

繼先：那也說不定囉，傅老闆長袖善舞，有他的一套，也許可以利用大陸上的廉價勞工，再可以大撈他一票哩！

黛娜：哎喲，跟共產黨打交道可不是那麼簡單！起初是甜言蜜語，樣樣都好，等到你上了圈套之後，就不能不聽從他的擺佈！

小萍：難道說傅老闆那麼精明的人，也中了共產黨的圈套？

黛娜：很難講，利令智昏嘛，愈是聰明的人，愈是容易中共產黨的圈套！詳細情形我也不大清楚，不過聽說傅白萬跟他的那位厲害太太，都留在什麼深圳特區。兒子阿貴還在香港，不過，已經沒有從前那股子威風啦！

小萍：有這種事？華國峯、鄧小平上台以後，不是高喊什麼四個現代化？經濟學台灣的吗？鐵幕裡深圳工業特區的創設，也是仿效我們台灣高雄工業出口區的做法呀！在理論上講，應該盡量給予外來投資廠的一切方便嘛，傅老闆兩口子精明強幹，怎麼會搞不好呢？豈不是令人費解？

繼先：哎喲：這有什麼解釋不清楚的？從前夏老師不是說過？共產主義跟現代化，基本上是水火不相容的東西呀！再說，像那一幫自私自利的投機分子，如果不能及時後悔的話，當然會有自食其果的一天！

△林小萍扯了扯胡繼先的衣袖，示意不要再批評下去。

小萍：好啦好啦。哦，黛娜小姐，你還是一個人？還是一個人住在香港？

黛娜：（苦笑。）混嘛，混一天算一天嘛！好在我手上還有點積蓄，家鄉的姪兒一家人也逃到了香港，兩口子都在工廠做工，我就幫忙他照顧姪孫子嘛，日子也就容易打發啦。今天真巧，孩子們都上學去了，閒著沒事出來溜達溜達，真想不到，想不到就碰上你們啦！

小萍：啊，想不到的事還有哩！我的小女兒也跟我到香港來了。（指左側服務台的少女。）你看，那就是我小女兒胡竹珠！怎麼樣？像不像我？

黛娜：（驚訝的。）什麼？那是你的女兒？（取下眼鏡仔細看了看。）啊，女兒都這麼大了，長得好漂亮啊！嗯，真的有點像林小姐小時候哩！

小萍：我這小女兒還在大學唸書，調皮得不得了！逮著機會硬吵她爸爸，要到香港來玩。沒辦法，只好介紹她到這兒來擔任服務小姐，也算是公私兩便呀！

繼先：（笑了。）黛娜小姐，別聽她的，根本就是給自己找一個到香港來玩的藉口！你想想看，如果不藉口陪小女兒，她怎麼好意思向我媽開口？她怎麼好意思把老婆婆交給兒子跟兒媳婦？自己跑出來玩？

黛娜：（也笑了。）不會的啦，我知道，你媽決不會那樣不通情理的嘛。哦，林小姐，你們大兒子都已經結婚了？

小萍：是呀，已經二十六、七歲了，當然應該成家嘛。哦，我還忘了告訴你，我媳婦已經懷了八、九個月的小孩了，我都快要當老祖母了呀！

黛娜：（感慨的。）真想不到，你都快抱孫子了！啊，我真羨慕你們一家，實在是太幸福了呀！繼先：是嘛，大家都享受幸福美滿的家庭生活，也就是國父三民主義的政治理想呀！目前在自由中國台灣地區的人，誰都可以得到這種幸福，也算不了什麼嘛。

小萍：對了，繼先剛才提到夏老師，我也想起來了。黛娜小姐，你不是也到過調景嶺？從前在那兒跟隨夏老師的許多學生，有些你不是也見過面嗎？這些同學留在台灣的大部份都已經成家立業啦，不但家庭美滿，而且事業上也有了成就！比方說，這一次辦的展覽會，實際上就是我剛才提到的文大哥哥文雄青，由他負責主持的。就連我這位傻里傻氣的丈夫，現在也是工程師啦！想當年，在調景嶺流亡的時候，簡直是做夢也夢不到的事呀！

繼先：好了好了，別老在自己的臉上貼金！哦，小萍，你不是說文大哥哥在找我嗎？你陪黛娜小姐在這兒聊聊，我去看看文大哥哥，也許有別的事呢。

黛娜：不客氣啦，有事你請便罷。

小萍：繼先，你忙你的去，我跟黛娜小姐看看我們小女兒。很難得嘛，回頭我們請黛娜小姐吃晚飯，好好的聊聊。

黛娜：謝啦，今天不行呀，我還要趕回去照顧那兩個小姪孫哩。謝啦，改天好了，現在我們去看你的小女兒好了。

△胡繼先笑著點頭先走了。

△林小萍扶黛娜走向左側的服務台。

△傅阿貴一付中年紳士打扮，早已進入展覽室到處參觀，對各式高樓大廈模型極感興趣，現正仔細向服務台上胡竹珠比劃著詢問。胡竹珠親切的招呼，順手取出兩份彩色海報與說明給他，然後他在旁邊低頭很耐心的細看。

△林小萍扶黛娜至胡竹珠面前笑著介紹。

小萍：這就是我小女兒胡竹珠，因為她是在台灣新竹市出生的，她爸爸便給她取了竹珠這個名字。這位是黛娜小姐，啊，不對不對，竹珠應該喊阿婆才對呀！

黛娜：哎喲，這樣稱呼不是把我更喊老了？竹珠小姐，別聽你媽那一套，喊我一聲黛娜阿姨就好。

竹珠：媽，我究竟是喊阿婆還是喊阿姨嘛？

小萍：好啦，誰不希望年輕一點？就喊一聲阿姨好啦。

竹珠：是嘛，這位阿姨看起來年紀也不會比媽大多少嘛，當然是應該喊阿姨的呀。

黛娜：啊，你看，你的小女兒真乖巧，怪不得是爸媽的掌上明珠！

小萍：當然嘛，所以我這個做媽媽的當然應該寸步不離，隨時隨地來保護我的掌上明珠呀！

竹珠：（撒嬌的。）媽，我不來了！老拿我開心！
黛娜：（不勝羨慕的。）對了，如果我有一位像你這樣的乖女兒，就是睡熟了也會開心得笑醒
呀！

△傅阿貴在旁邊聞聲注意看了看黛娜，摸摸頭，忽然想起。

阿貴：哦，是你？你怎麼會到這兒來了呀？

黛娜：（注視片刻，搖頭。）你？你認識我？

阿貴：（笑了。）我當然認識你嘛，我叫傅阿貴，你總該記起來了吧？

黛娜：啊，我記起來了，你是傅老闆的兒子阿貴，我記起來了。哦，差不多有二十多年了，不是

你招呼我，我真的是認不出來了。

阿貴：是嘛，黛娜小姐，不對不對，我也應該喊你一聲姨。黛娜阿姨，真有你的！從台灣到這兒開展覽會的人，也跟你很熟，對不對？

黛娜：誰說的？我並不認識這兒的什麼人嘛。

阿貴：哎喲，黛娜阿姨，憑我老爸跟你的關係，你也不應該騙人呀！

黛娜：什麼？我會騙人？豈有此理！我幹嗎騙人呀？

阿貴：別發火兒嘛。（指服務台內胡竹珠。）你看，連這位小姐都喊你阿姨，聊得那麼親熱，難道說你們沒有相當的交情呀？

小萍：不錯，黛娜小姐跟我們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

阿貴：是不是？聽這兩位的口音，就知道她們是從台灣來的，而且擔任展覽會的職務，當然有相當的關係。黛娜阿姨，我是想拜託拜託你，能不能給我打聽一下內情，準備去購買台灣的房子呀。（詔笑。）嘻嘻，能夠搭上點關係，不是方便多嗎？

黛娜：（搖頭。）啊，看你不出口，真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老子的那一套，兒子都會！阿貴，我問你，在香港做生意不是很好？幹嗎又想到台灣去買房子呀？

阿貴：哎喲，難道你還不知道？九龍新界的租借期限，只剩下十六啦！到時候如果共產黨收回了新界，香港不是變成了孤島？而且聽說共產黨根本就不承認以前所訂的條約，公開說是要把九龍香港一起解放回去的呀！

黛娜：十六年還早得很，操那門子心幹嗎？

阿貴：不算早呀，那幫英國紳士已經不懷好心，最近在國會通過了什麼新的國籍法案，不承認我們香港居民有英國的國籍啦！實際上就是準備捲行李拍拍屁股走路啦！

黛娜：應該不會吧？英國女首相余契爾夫人，不是準備馬上要訪問北京的嗎？訪問的目的，就是要跟鄧小平那幫人談判的嘛。向來有女強人之稱的余契爾夫人，她會甘心放棄在香港既得的利益呀？

阿貴：是呀，她心眼裡只有她大英帝國的利益呀，還管你們香港中國人的死活？新的什麼國籍法案還不是她首相任內通過的？那幫英國紳士早就存著壞心眼啦，根本就不承認我們是英國人啦！

竹珠：（插口。）是嘛，我們黃皮膚、黑頭髮，本來就不是高鼻子藍眼睛的英國人嘛！

阿貴：哎喲，這不是什麼英國人不英國人的問題呀！問題是到時候方便開溜，可以逃出去呀！你

想想看，如果共產黨接管了香港，口頭上就是說得天花亂墜，事實上我們都變成了黑五類呀！到時候囊中捉襟，給你來個清算鬥爭，下放勞改，豈不是冤天下之大枉？

黛娜：（挖苦口吻。）哼，我看你們一家人不會的嘛？我問你，你老爸、老娘，不是在什麼深圳工業特區開了兩家大工廠？聽說老兩口還留在深圳，大概又狠狠的撈到了一票吧？如果共產黨來了，不是更可以大撈他一票嗎？

阿貴：哎喲，我爸媽也是一時糊塗，誤中了共產黨安排的圈套呀！

黛娜：哼，那麼精明的人，還會中共產黨的圈套？我不相信。

阿貴：很難講，被套上去的也不止我們一家。起初他們提出來有關深圳特區投資設廠的條件太好了，不由你不相信嘛！比方說，免費供應地皮廠房，代僱廉價男女工人，機器原料的進口，成品貨物的出口，不但可以免除一切捐稅，而且保證給予種種方便，甚至連人民銀行的外匯買賣都有特別優待！你看，這麼多有利條件，對生意人而言，不是難得的大好機會？

小萍：啊，條件的確太好了，怪不得容易使人上鉤！

阿貴：是呀，也是我爸媽一時鬼迷心竅，就是這樣被騙上鉤的呀！

黛娜：奇怪，開出來的條件這麼好，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嘛。

阿貴：剛才不是講過？那些條件都是騙人的呀！我爸媽總算還保留了一著棋，沒有要我跟他們一起去，所以有些情形我也搞不大清楚，現在把我所知道的，老實告訴你們罷。起先，他們提出來的廠方圖案，還有照片都非常漂亮，藉口都安排好了，催我們把機器原料快點運送過去，等到我爸爸帶了一部份技術工人隨著機器去了以後，廠房是一團糟，倉庫宿舍都發生了問題，好不容易把機器安裝好了，接著又是電力不足、工人怠工，甚至倉庫原料失竊，帶去的技術工人吵著要回香港等等，幾乎搞得焦頭爛額，進退兩難！

黛娜：啊，這一點我倒佩服你的老爸囉！他居然還能支撐下去，的確是有一套！

阿貴：有什麼辦法？騎虎難下嘛。據我所知道的，一些小問題倒也難不著我爸爸，不過這中間有兩件病根很深，幾乎是不可救藥的棘手問題，到現在都沒有辦法解決！

小萍：對了，傅先生，我這位小女兒在大學唸的是工商管理，對這一方面的問題很有興趣，你能不能把這兩樣很難解決的問題告訴我們呀？

竹珠：是嘛，在理論上講，哪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呀？

阿貴：好，這兩個問題可以說是深圳特區的死結，誰也解不開！我先說工人怠工問題吧，這就是一個永遠也解不開的死結。那一邊的工人，大致可以分成三種類型：第一種是當地志願

前來的工人，這是我們工廠最歡迎的工人。一般做法，應該是按照工人的技術，以及工作成績來發給不同等級的工資，才能鼓勵工人，爭取工作效率。可是，那邊的志願工人也必須由幹部集體分配，工資又不能直接發給，全部交由上級平均分攤，而且是七折八扣的層層剝削！像這樣誰肯努力工作？大家都是混一天拿一天的工分而已。不過這一類型還算是最好的工人，為數不多，大家都在爭取。

小萍：（搖頭。）不像話！不像話！

竹珠：（有興趣的追問。）傅先生，還有第二類型的呢？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工人呀？

阿貴：第二類型的是所謂教養工人，也有稱之為救濟工人。這種工人大部份都是黑五類，也有由公安局隨便扣上一頂什麼生活腐化囉，不滿上級領導囉，有思想偏差囉，反正是帽子滿天飛，因而成分非常複雜，有流氓、小偷、妓女，甚至還有幹部、醫生、作家、教員等等，用不著人民法院判決，只要公安局送來了就行，更談不上什麼工資，當然工廠還是照樣付錢，錢到哪兒去了只有天知道！不過這群教養救濟的人，總算還有一個期限，從一年至三年不等，大家不過是在工廠鬼混時間罷了，還想給你好好做工呀？實際上這才是為數最多的工人，流動性也大，而且不得拒絕收容！你說我們該怎麼辦？

竹珠：啊，共產黨這一招，真是太絕了！

黛娜：胡小姐，這算不了什麼呀。據偷渡到這兒來的難民所說的，比這更厲害的絕招還多著哩！小萍：別扯遠了，我們還是聽傅先生繼續說下去吧。

阿貴：談到第三類型的工人更不像話！也就是所謂勞動改造，簡稱為勞役，這是經法院正式判刑的人犯。凡是判決十五年以上的重犯，均須關在監獄之內勞改，永遠與外界隔絕！十五年以下才撥交勞改隊，運氣好的才會分到工廠做工，不過必須由幹部帶隊，稍不如意便加上一付腳鐐手銬！你想，如果分配到這種不三不四的工人，那就夠你傷腦筋的啦！

小萍：啊，真想不到，共產黨以無產階級專政號召，居然有這種工人，真是豈有此理！

竹珠：傅先生，還有第二個解不開的死結呢？

阿貴：第二個死結就是當家的幹部太多，事事都得走後門，處處都要送禮物。由於大陸物資缺乏，再加上一個窮字，最初這批人的胃口還小，送一架小收音機，或是一隻蹺腳手表便高興得不得了。現在不行，要求的標準已經提高到彩色電視機啦！也許是那一帶可以收看香港電視節目的緣故吧？……

黛娜：（插口譏諷。）那有什麼問題？只要賺錢，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老爸對這一套，難道還應

還應付不了？

阿貴：是呀，我媽每次跑深圳，也就是攜帶大批禮物，好走走後門，拉關係送禮的嘛。由於那邊大大小小，上下各方的關卡太多，總難免有一兩處疏忽的地方，那時候可夠你受的，一翻臉就吃不消啦！

小萍：這是全世界共產政權的通病！否則的話，以農業生產爲主的中共、蘇俄，每年不是都在鬧飢荒？還得向工業國家購買大批的糧食？

竹珠：是嘛，知道是一條死路，幹嗎還要開下去？

阿貴：那種爛攤子想收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呀！我老爸又何嘗不想打退堂鼓？可是，可是……

△伙計氣喘喘的從外面跑了進來，邊跑邊喊。

伙計：不得了！不得了！傅經理，深圳出事啦！出事啦！

阿貴：（扯住伙計追問。）出事了？你，你快說呀？

伙計：不得了，老太爺他，在深圳上吊，吊死啦！

阿貴：（哭喊。）啊！天哪，這，這怎麼會呀！……！

△胡繼先手持電報單，笑著從內跑出，邊跑邊喊。

繼先：小萍、竹珠，好消息！好消息！我們的小孫子，小孫子出生了呀！

小萍：（急扯胡繼先追問。）什麼？小孫子出生了？我，我來的時候，他們不是說預產期還早的嗎？

繼先：你呀，糊里糊塗！（高興的揮舞手上電報。）看，剛剛收到的電報，昨天夜晚生了一個胖

小子，母子平安！母子平安！

△驚喜與悲憤兩種不同的氣氛，強烈的圍繞在一群不同人物的混亂呼叫中。

△幕緩緩落下。

——全劇終。——